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唱红大江南北的一首歌。

草(亦称草本植物)是一类植物的总称，与草本植物相对应的概念是木本植物，人们通常将草本植物称作“草”，而将木本植物称为“树”，但是偶尔也有例外，比如竹，就属于草本植物，但人们经常将其看作是一种类似的树，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竹都有四季常青高风亮节的美誉。

无独有偶，今年8月14日我读到《环球时报》一篇散文——“救命小草”，也是二十世纪60年代后期越战中一名俘虏被投入“七英尺长宽牢房中四年半”，“这10个月不但与世隔绝”，“而且完全处在黑牢中”，当他爬到竹床上，“通气口很小”，他只能看到一棵长在外面的小草，他回忆，“给我带来极大喜悦”，“对小草充满感激”，最后他总结，“凭借这颗弱小小草的希望活了下来”。直到越战结束他重新获得了自由。

那身价无比高贵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人参”，那深埋地下肥大的根，早被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列入他千古不朽的著作《本草纲目》中了，在长白山吸取了天地之精华。为了保护每一株几十年甚至百年人形身体的参，它们头顶微微破土，伪装成草类一样，但也常常逃不过人类“犀利无比的双眼”终被疯狂的长白深山采参者发现。为了卖高价，采参人总是不怕费时费工、野兽出没、风大霜冷，有时几天才能连根带须完整无缺地把它挖掘出土。人们出卖了人参，而参却无声无息地做出了“全身心的贡献”(叶

根皆可入药)，那深山悬崖中药用价值也不菲的“灵芝草”(植物学家把它列入菌类)亦是如此。一出名剧《盗仙草》就是描绘白娘子为救垂危老公许仙一命，她历经艰辛冒着一死而求摘到此救命之草矣！这类“仙草宝药”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又是什么？

草被鸟吞、刀割、畜嚼、脚踏践踏，它还是千秋万代永不灭——草的命可大得很呢！草也是最早的所有动物的良医良药呢——多少年来人类医学家早认识了许多能治百病的草。动物包括后来被人类驯化后的牲畜和飞鸟，它们在大自然狂风暴雨和相互残酷争斗与自身的伤病中，靠高于人类千倍万倍的嗅觉和自身“第六感觉”也学会了觅出能治病的草类来，这不能不说是它们奇异的求生功能本领呢！

中草药中的“草”是生长在名山大川中能给人畜、动物治病的“仙草宝药”。据说草有千种百类，应该早于万能的人类前就有野草遍山遍地了。“一岁一枯荣”。它们的生命力有多强！也是上面诗中的一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疾风知劲草”别看它们弱小却被狂风称作对手呢！

我上世纪60年代从京下放到河南农业第一线当知青务农时，在田间、在果园，其中最大的“敌人”之一就是土壤中各种各样的杂草。用镰割，用锄铲，用手拔；用毒日头再暴晒



它们几日，一番汗水滚滚下来，直腰抬头：“草都消灭干净了，哈哈！”不过只是两场大雨浇过，两三天再来看，它们不知从何处刮来或绝处又逢生了，纷纷抬头扬身，而又是青青而立了。这种景象正像陶渊明古诗中描绘的那样“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万能的人类”为消灭杂草不惜动用“化学武器”毒杀它们，只是也许因为灭绝了杂草也破坏了土壤和水源，近来才不断叫停，免用这种斩尽杀绝“九族”——斩草除根之残忍手段。

我们农家离不开草，盖房，捉肥，喂牛羊猪兔等动物它是最好的食材了。这时草又是我们农家最好的朋友了。千里冰封，大雪纷扬的严冬草也是这些动物们必不可缺少的饲料。时间地点不同，“敌人”“朋友”完全可以换位对待之。

各种野草(实际上稻、麦、菽、谷等等粮食一万年以前人类同样把它们列为野草吗?)的强劲生命力，又让万能的人类发现再栽培出可食的果实了。难怪唐朝诗人杜牧以“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泸阳草未凋”来赞扬小草顽强的生命力。农学家把同类的野生植物和稻、麦、豆之类不断杂交，使田里的农作物

生长出新品种。新出生的粮食品种就有野生传统基因了，使农作物又有了抗倒伏、抗病菌、抗虫害、产量高等优良品质。难道人类自己不同样是从野生到驯化通过漫长的野外劳动改造成最优良的“龙种”吗？

改革开放后，本人从军队转业到了国家体委。想不到草又成了体育界和广大观众的不可缺少的朋友。无论高雅而又文质彬彬的高尔夫运动，屡战屡胜的外国明星球队和屡战屡败的足球运动员及教练员、裁判员和广大观众，也统统离不开“绿草如茵”的草坪运动场了。不过这里草坪的身价已是百倍了。当然除了这两个大头运动，网球运动也在草地上开打。就是改革开放后才成立的中国钓鱼协会开展的竞技和休闲两种不同的钓鱼运动，也越来越强调“人文”和“绿色”运动。谁还愿意到没有绿草、没有青苇、水草、柳荫、没有

科学的发展，正在使人类自古以来的幻想变成现实。今天的导弹和激光武器，不就是《封神榜》里天上斗法的法宝；地铁里的乘客，不就是行使遁地术的土行孙？而科学家的预测，往往成为后辈努力的指针。比如1959年，地质古生物学泰斗尹赞勋(1902—1984)在《科学家谈21世纪》里，向少年儿童提出的“下海，入地，上天”，就变成了60多年后我们国家科技发展的重大目标。只是次序换了，变成“上天，入地，下海”。换得也很确切，我国确实是发展航天在先，进入深海洋在后。一部科学史，其实也就是人类视野和活动空间不断拓宽的历程。如今我们“神舟”上天，“蛟龙”入海，就是紧跟国际步伐，走向科学探索的前沿。

尹老在这篇千余字的短文里，讲的是21世纪的地质学，畅想新世纪里人类将深入海底开采矿床，进入太空研究外星地质。今天看来，这岂不就是当前世界科学的真实写照吗？也许当时尹老料想不到的，今天海底资源作用如此之大，并由此引起国际纠纷。人类开发海洋，历来都是指海面上的“渔盐之利，舟楫之便”，如今海洋开发的重心却在下移：海底石油和天然气的产值，已经超过世界海洋经济总产值的一半；超和海底的“可燃冰”加在一起，有可能会成为地球上未来矿物能源的主体。

但是，科学发展的前景属于“战略研究”范畴，为什么去对少年儿童谈呢？这就是科学大师的高瞻远瞩。培养科学家，前提在于点燃对科学

的热爱，而且是越早越好。有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科学家的起点往往是被一则故事、一篇文章，唤起了童年时代的科学热情，从而影响终身。前辈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即使是身处逆境，也不会停止在社会上、在青少年中弘扬科学精神。

这也正是《科学画报》的来源。

上天，入地，下海

汪品先

紧接“九一八”“一·二八”之后的1933年，中国第一份图文并茂的科普刊物，在敌寇的炮火与铁蹄声中诞生。80年来，她凝聚了多少代学者的心血，体现了多少位大师的关怀。在1953年《科学画报》创刊20周年时，竺可桢(1890—1974)演说“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在于缺乏科学精神；在1983年《科学画报》创刊50周年时，周培源(1902—1993)比喻她是“通往世界的桥梁”，茅以升(1896—1989)称赞她是科学普及的“开路先锋”。

到今天《科学画报》喜庆80大寿，中国出现了汉唐以降又一番盛世景象，科技界也已经完全变样，光是彩图炫目的科普刊物就不知道有多少种，《科学画报》还能当“先锋”、做“桥梁”吗？除了光荣历史之外，《科学画报》还能发挥什么与众不同的优势？

当然是有的。其实当前中国科学界所缺的，并不是科研经费，更不是科学刊物，最缺的还是60年前竺老说的“科学精神”。今天中国的科

学界，多么需要一片净土园地，需要一份高举“科学精神”大旗，洗净铅华、远离名利的刊物。

“科学精神”来自科学的文化层面。“科学有用”，才能赢得重视；“科学有趣”，才会有为科学献身的志士仁人。布鲁诺捍卫“日心说”在烈火中献身，根本谈不上物质上的追求；达尔文发现“进化论”，经过20年方在友人催逼下发表。所有这些，与今天“立项——发表——报奖”的科研三部曲相去何止千里。正是科学的文化层面，蕴藏着创新的原动力。500年前的达·芬奇，设计过最早的潜水服；如今美国电影导演卡梅隆自费打造潜器，只身深潜万米。可见“上天、入地、下海”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共同追求，体现着科学与艺术相通的科学精神”。

如果在当前数不尽的科普刊物中，能够有一家脱颖而出：在介绍科学进展时，她不是转抄传闻、人云亦云，而是科学家本人和社会之间的“直通车”，是“通往世界的桥梁”；在介绍科学家时，她不是宣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发迹史，而是刻画科学发现的过程，解释什么其中会有艰难和乐趣相伴共生——那就是对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莫大贡献。

假如这份刊物，也能从当代科学家那里获得几十年前学界前辈那样的关心，这种目标是可以达到的。话说到这里，我们衷心希望《科学画报》能挺身而出，郑重宣布：“这份杂志就是我！”就让这份期望，作为我们献上的寿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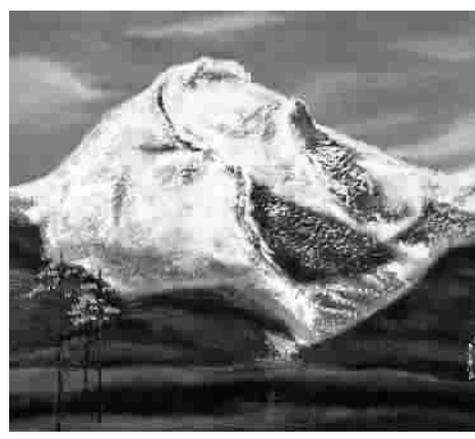


年轻

周伟民

年轻时，很反感别人说我们年轻，因为我们知道潜台词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上了年纪的人，大多喜欢别人说自己年轻，因为我们都明白，老，意味着什么……人们向往年轻，是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眷恋，对青春的缅怀……我们经常怀念年轻时的无忧无虑，朝气蓬勃，无畏不惧，即使生活道路坎坷，艰辛，我们依然快乐，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关键在于一个“轻”字，身上没有“包袱和压力”。

金钱和地位很多时候会成为我们生命的负累，对它们的苦苦追求会成为我们精神的重压……从身外之物的世俗羁绊中解脱，自然就“身轻如燕”，这大概是我们很多退休的老年人显得格外活跃、快乐、年轻的原因吧！



雪山 (国画) 张振雄

十八岁以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既不像乡村也不像城市的地方。那是一个大型的钢铁企业，一个封闭的社区。那里靠山、临江，省际公路像一条笔直的手臂伸向远方。公路的那一边，便是广袤的农田。

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一个人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张望与遐想。推开木格子窗，可以一览无余地望见远处山的轮廓，农家的房顶上炊烟袅袅。一片烟岚中，仿佛能望见山的那一边。那一边的图景均在我的想象中，车水马龙，房子、人群，还有花海、纵横的道路。

指“走路”，走过迂回曲折的褶皱，沿着洞口探进的光束，走向山洞的深处。我轻声给假想的人物配音，胡编乱造不成逻辑的故事，满足自己的白日梦。稍大一点，开始把白日梦付诸实践。在卡纸上描画、涂色、剪裁，做房子、做人。房子上有屋檐，墙上贴墙纸，再画上应有尽有家具。至于那些纸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一个都赋予名字和独特的身世，它们之间的故事，统统依着我的心情和想象，缠绕、交错、变化多端。

童年和少年时的阅读生涯短暂而有限。对我来说，阅读的感觉总是让我想到一些熟悉的体验——张望一座山，去想象山背后的情形；凝视一粒微

红花、没有良好水质的地方去垂钓呢！这各种鱼虾、蟹、蛙类和水鸟也总是喜爱在芦苇深处和水草鱼虫丰茂的水域(也时常叫湿地)繁衍活动生存，而城市越来越离不开鱼鸟丰富空气中负离子多的湿地了，它们称之为城市和人类不可缺的“绿肺”呀！哈哈，草从古至今永远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草和人类总是息息相关永不分离了！

鸪天 喜读六十条

萧丁

搏浪轻舟仗艖翁，犁波扫海逐飞蓬。每当历届三中全会，必起换代改地风。新万象，变千宗，秋光艳艳照花红。昔年润翰逢春雨，浅水细鱼也化龙。

一个狭小逼仄的地方，我的年少时光却宽广得足以信马由缰。现在回头看，那段时光五彩缤纷，比以后的任何一个生命阶段都要丰饶、曲折、耐人寻味。即便日后遭遇种种不如意，甚至也有过不去的时候，生命初始奠定了的暖色基调成为我往前走的动力。

张望与遐想

殷健灵

话：“身未动，心已远。”想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那段日子，始终处于神游状态。身外的世界对我来说辽阔而苍茫，那里蕴藏着无数难解的谜；即便是小小的自己，亦有那么多没有看清的真相；至于未来，我曾无数次的遥想，遥想的那端正开启璀璨一片。因此，尽管身处

此刻我躺在地表，像幼年的许多零碎时光一样，盯着天，某朵云，某飞机滑过，某道痕。

又是一趟良辰美景的旅程。山是安静的山，在这时节葱茏浩荡，绿得格外干净。水是平和的水，缓缓围绕岛屿和人家，映着草木，流动透亮。

日光微暖飘浮初夏气息，风吹过来，就像是陷进了里面。我想，这是属于家乡的情愫，像幼年的许多零碎时光一样。

便只想这么放肆躺着，无所谓弄脏了衣服。睡上一觉也好，做个清闲的梦。有那么些时候我躺在床上，望天花板发呆。又或者躺在草地，听四周人声人往，摇滚乐队在台上挥洒呐喊。躺在车上，一棵树一棵树联翩掠过，迅速到让人晕眩至极。躺在谁身下，用尽全力要他来爱我。躺在浴缸，沉沉地不愿动弹。躺在外婆家的阳台，非常暖和。躺在一只猫旁边，它凑过来显得很好奇。躺在一段舍不得的光阴里，流连忘返记下的出口。躺在构造的场景，幻想那是一场活生生的境遇。

此刻我躺在地表，山水之间，生命是如此繁多姿态的接连与更替。天上飘着云，亦是各有各形状，有大朵凝积，有薄到几乎看不见，有层层相叠，有深，有浅，有色泽的差异，有样貌的千奇百怪。我们行走于世，路过一道道风景，该是眼中应有的样子。阴晴雨雪皆有各自部分及存在的意义。万里无云并非就是好天气，那虽平坦，却一无所有。脚下经过欢喜经过悲伤，躺下来，方才发现自小望见的天空，未曾远离。

躺

黄惠子

此刻我躺在地表，山水之间，生命是如此繁多姿态的接连与更替。天上飘着云，亦是各有各形状，有大朵凝积，有薄到几乎看不见，有层层相叠，有深，有浅，有色泽的差异，有样貌的千奇百怪。我们行走于世，路过一道道风景，该是眼中应有的样子。阴晴雨雪皆有各自部分及存在的意义。万里无云并非就是好天气，那虽平坦，却一无所有。脚下经过欢喜经过悲伤，躺下来，方才发现自小望见的天空，未曾远离。



段长长久久的“张望与遐想”的时光——总是想看得更远一些，总是想了解自己所不知道的，总是把最美好的期待放到可以够到的远方。当然，我还想真切地向孩子展示这个世界的模样，了解人生的种种美好以及无奈。还有，一个人靠着什么力量把自己的路走得踏实、安心并且坚定。

有那么一刻，我想象小时候那个爱张望与遐想的“我”，若是读到我现在笔下的文字，会作何感想呢？当然，无法想象，也没有答案。我把回答的权利交给读我书的正当年少的读者。

□回谈

我写童书 明起刊登一组《科普先锋》。